

塘馬 1941

刘志庆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塘馬 1941

刘志庆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塘马 1941 / 刘志庆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510-6

I. ①塘… II. ①刘…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1180 号

书 名 塘马 1941

著 者 刘志庆

责 任 编 辑 邹晓燕 黄孝阳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6

字 数 41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9510-6

定 价 4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董保存

看到《塘马 1941》这个书名,我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参加撰写《谭震林传》时的情景。在采访期间,多次听新四军的老同志说起的“塘马战斗”。特别是听谭震林谈党史的录音,其中他讲到 1941 年 11 月 28 日罗忠毅、廖海涛在塘马战斗中壮烈牺牲时,语调悲伤而凝重。谭震林说:旅长、政委都牺牲了,很惨烈呀!我和廖海涛是多少年的战友哇,他们牺牲了,部队怎么办?所以我给军部打电话,要求直接到十六旅去整理部队……

那时,我对塘马战斗这段历史只知道一个大概。后来,阅读了刘志庆的《风云塘马》《血战塘马》《罗忠毅传》《廖海涛传》等著作以后,才真正对塘马战斗有一个较为全面深入的了解。刘志庆的这几本书,从不同侧面描述了新四军六师十六旅在江苏溧阳塘马地区浴血奋战的历史,讴歌了他们气壮山河的战斗精神和英勇气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读这些作品时,我还以为作者是一位党史军史研究者,后来见到他,才知道他的本职工作是教师,每周都要给学生上课。创作纪实类、传记类作品完全是使命使然,这让我很是感动。

把远去的历史,尤其是抗日战争的历史再现给年轻的一代——90 后甚至 00 后,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也是文学写作者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刘志庆融三者于一身,把发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塘马战斗(于他而言,也是一段遥远的历史),用文学的形式呈现给读者,实属不易。他不辞辛苦、查阅文献、实地考察、寻访历史的亲历者,在厘清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作了形而上的研究探讨,又用文学的手段再现那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我深知,好的非虚构文本的写作是非常艰辛的,他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成绩是卓有成效的,我对他的付出深感钦佩。

现在他的又一力作《塘马 1941》出版了,该书与前面提到的几部作品又有许

多的不同。他没有从单一的视角叙写这一复杂的战斗,而是从日伪、顽、我三方不同的视角全面表现这一战斗。对一九四一年抗战处在极端艰难时期的苏南新四军的战斗历程、生活情境,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反映,把塘马战斗与其他战斗迥然不同的历史背景、战斗过程和悲壮结果进行了深入地解读和阐释。对军事文学的拓展延伸有着一定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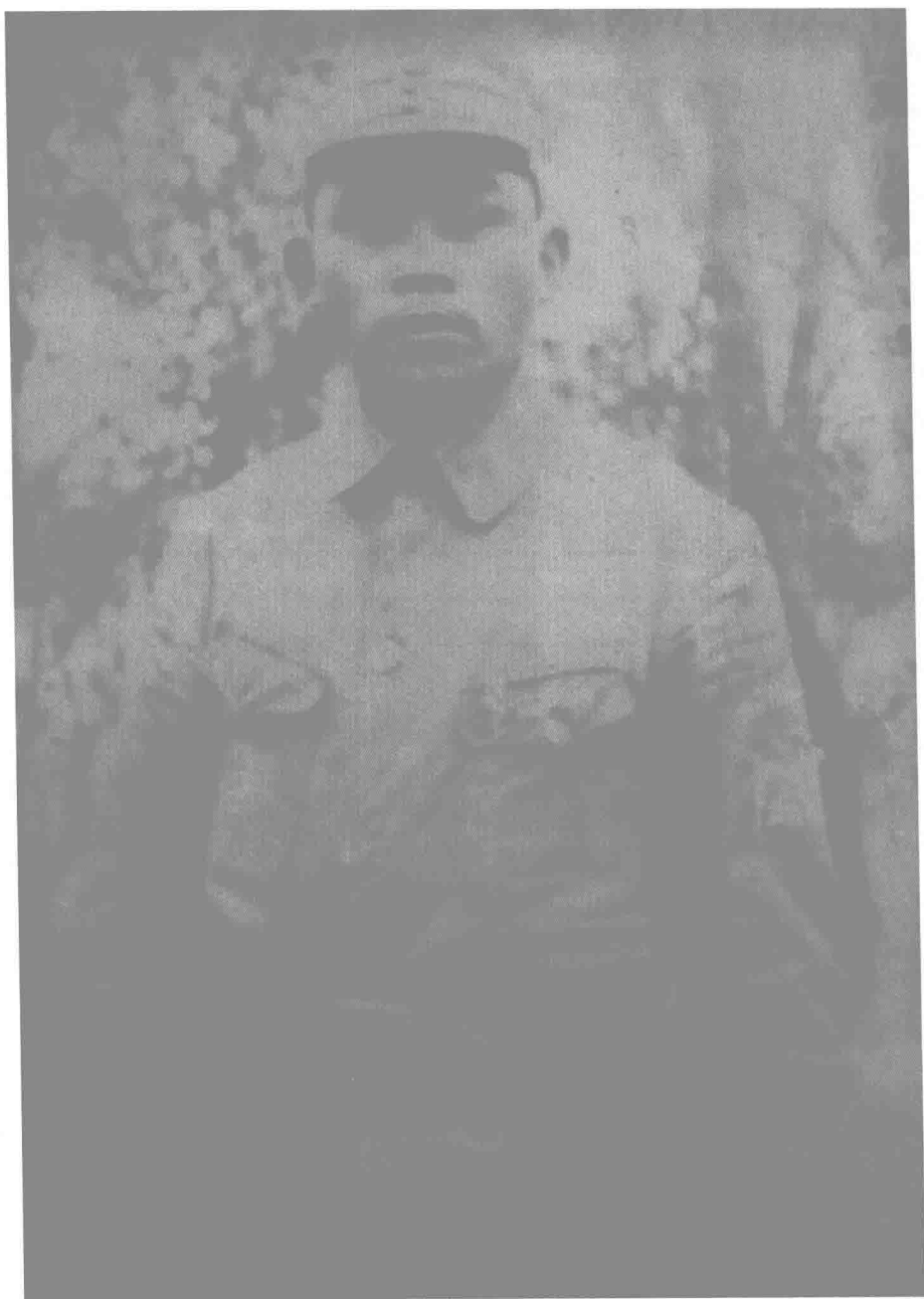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革命斗争历史作品,写辉煌、写胜利较多,(这当然很有必要),写失败、写挫折、写教训的作品,相对较少。其实,失败是成功之母,只有认识了失误、总结了经验教训我们才能进步。塘马战斗虽然不能说是一次失败的战例,但它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和经验教训是永远值得我们回味和深思的。

因此,我愿意向广大读者推荐这本书。同时也祝愿作者以后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序言作者为解放军出版社副总编辑、编审、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作家)



罗忠毅



廖海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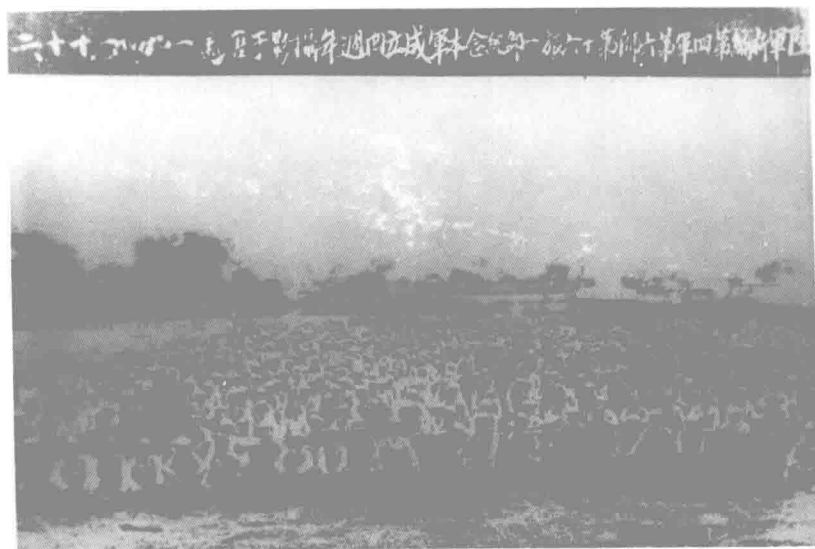
塘马战斗前廖海涛、罗忠毅合影



塘马战斗前罗忠毅、廖海涛、王直合影



1941 年 10 月十六旅部分领导在溧阳塘马合影。前排左一为王胜,左二是刘蔚楚,左三为黄玉庭;后排左一为许彧青,左二为王直,左三为钟国楚



1941 年 10 月 12 日十六旅一部在塘马召开建军四周年纪念大会合影



1941年10月12日十六旅一部在塘马召开建军四周年纪念大会军民联欢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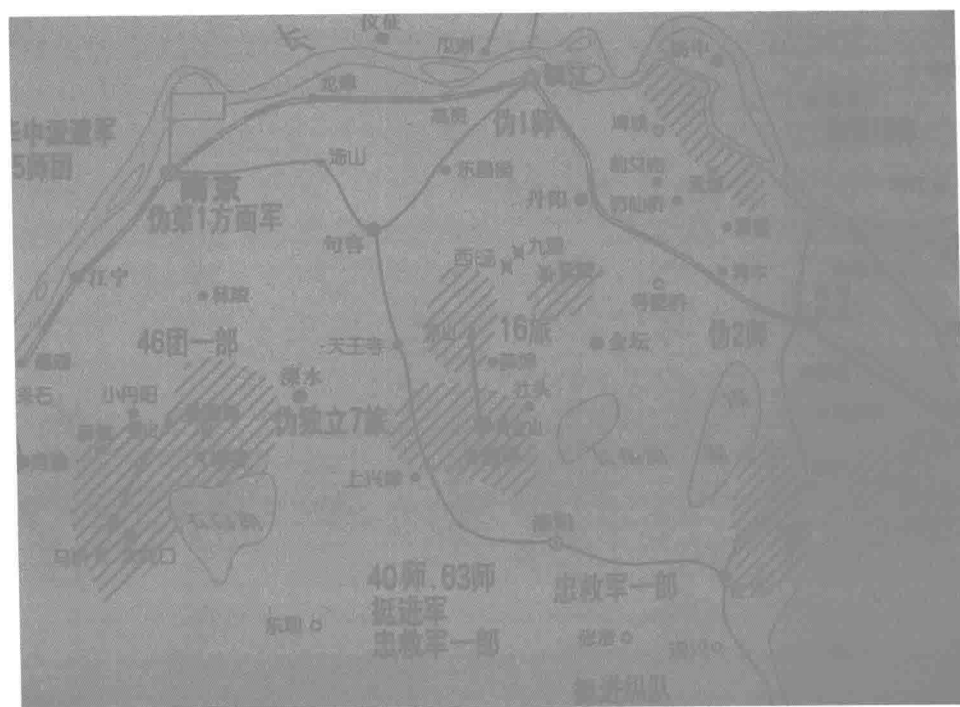
1941年十六旅四十八团一部在塘马整训



1941年10月10日巫恒通追悼会于溧阳塘马举行,罗忠毅敬献花圈,乐时鸣主持会议(左为罗忠毅、右为乐时鸣)



廖海涛在纪念巫恒通牺牲大会上讲话



塘马战斗前形势要图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悍然发动了“皖南事变”,并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毅然决定重建军部,并宣布组建七个师的部队,苏南的新四军合编为第六师,谭震林任师长,罗忠毅任参谋长,原新四军二支队改编为十六旅,旅长由罗忠毅兼任,廖海涛任政委。十六旅成立后由太涇地区转战茅山地区。

1941年5月19日,夕阳西下,六师师长谭震林、参谋长罗忠毅并肩站立在溧阳北部戴巷村南。

戴巷地处溧阳黄金山东南一华里许,为丘陵高地上的小山村,其四周的土地色泽殷红,远望如红云一般,村中遍植松竹,近看修篁万杆,远看翠绿一片,因四周红色土壤环绕,人眼所见的画面真可谓绚丽多姿,犹如油画一般。但战争的硝烟四起,给这美丽的画面涂抹上了一层血红的色彩,附载着一首激扬的乐章。

罗忠毅手拿望眼镜向四周瞭望,高大的身躯在夕阳下显得明暗不一,有一种坚硬的雕塑感。

谭震林神色冷峻,缓缓地向罗忠毅说道:“老罗呀,你们在宜兴一日三战,艰苦异常呀,现在到了溧阳北部,我看形势依然严峻呀!”

罗忠毅又转身用望远镜对着西北的黄金山瞭望着,稍倾放下镜筒,悬垂于胸。他眉头紧皱:“是呀,师长!西返茅山是迫不得已,也是势所必然呀。皖南事变后,我们在茅山的根据地几乎丢尽了,无奈转到太涇地区。在宜兴的十六旅屡遭日伪袭击,无法立足,除了西返,别无他路。”

“对,西返茅山,势所必然!可现在远不是江南指挥部的时候了,那时候,你们背靠国民党,面对日本人,而现在我们却要两线作战啰。两线作战,历来是兵家之大忌呀。”谭震林折下了身边的一棵松树枝。

“是呀!没办法,也只能两线作战啦,这就是苏南抗战的艰苦所在呀。不过,你看,师长!”罗忠毅用手朝四周比划了一下,“溧武路以北,日军据点林立,溧阳中南部,国民党虎视眈眈,他们的结合部,也就是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却是一个真空地

带,是一个双方军事力量都很薄弱的地方。你看,这儿北连茅山,南连郎、广,东接太湖,西靠溧水,是一个枢纽地带。如果我们占领这一地区,发动群众,扩大武装,恢复茅山抗日根据地就指日可待。”

“嗯,对,有道理。”谭震林点点头,“这儿确实是个重要的区域,是一个缓冲地带,黄金山是一个战略制高点,怪不得日军和国民党军队多次争夺这一地区,占领了黄金山,等于掌握了溧阳北部地区。如果我们拥有了黄金山,可以南抗国民党,北拒日本兵,对于重新打开茅山抗日的新局面,意义非凡。机不可失,既然我们来到了黄金山,我看不妨把旅部放在戴巷。”

“好!我们就把旅部设在戴巷吧。”罗忠毅手臂一挥。

深夜,溧阳县城,国民党军四十师部。

室内灯光明亮,桌椅林立,十分整齐,身穿军装的国民党军官一一入座。

顽四十师副师长陈士章脱下白手套,往桌上一放,招呼站立着的下属军官,“各位就座。”

他摆晃着脑袋,“诸位,我四十师划归第二游击区冷长官指挥后,至今寸功未立,今天敬请各位,相商军务,有劳大家了!”

众军官齐齐起立:“愿听师座招呼!”

众军官伸着脑袋,全神贯注地倾听着。

“诸位,皖南大捷后,新四军大部被歼,但他们的余部在苏南并不甘心,成立了什么第六师,还想与国军对抗。嗨嗨,真是胆大妄为呀。现在共匪十六旅罗忠毅、廖海涛部竟然窜至我溧阳北部地区,还梦想盘踞于此。最可恨的是,昨日,他们四十六团一部竟公然袭击我一八团一部,抢占地盘,胆大包天,我四十师寸功未立,又遭此辱,本座实在难以咽下这口气,所以我请诸位到此商议军务,看看如何处置这些叛军。”

一十八团团长袁福桥气冲冲地站立起来:“师座,皖南大捷后,新四军已成惊弓之鸟,强弩之末,现在又成立什么军部、师部,那不过是垂死挣扎,现在他们窜到溧阳地区,进攻我部,真是不自量力,师座,我们何不趁此一举歼灭他们,以绝后患呀。我们正愁没有机会,现在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主动袭进国军,真是吃了豹子胆。师座,还等什么,一鼓作气消灭他们,即使不歼灭他们,也要赶走他们。溧阳北部是个战略要地呀!我们不能养痍遗患,坐视其大呀!”顽军四十师参谋长朱宇平叫嚷道。

“不过……”陈士章面露犹豫之色，“皖南大捷后，共产党大造声势，说我们不顾民族大义，是同室操戈，以苏俄为首的国际力量也在责怪我们，英、美等国也持反对态度。如果现在又动干戈，舆论上可不好交代。”

“怕什么，师座！”袁福桥叫嚷道，“我们顾不了那么多，那儿是我们的地盘，这是蒋委员长早就划定的。他们若在溧武路以北，我们还师出无名，现在他们窜到溧武路以南，又强行进攻我们的部队，我们以牙还牙，是严守防区，这又有何不可呢。”

“师座，政治上不必担忧，冷欣总指挥不是下过命令，要肃清苏南中共的军事力量吗？不过，在军事上，我们倒不能掉以轻心。罗忠毅、廖海涛在战场上威风八面，日寇是闻风丧胆呀，加之谭震林又在军中，这……可不好办呀！”

袁福桥不以为然地说：“参谋长，你过虑了，新四军那点力量你还不知道，皖南一战，早把他们打趴啦。在苏南，他们的主力早随陈毅、粟裕北上了，剩下的都是一些乌合之众。罗忠毅、廖海涛就是有三头六臂也难挡我四十师的冲击。”

他向陈士章请战：“师座，他们没多少人，就那么几支破枪，这个事就交给我吧。”

“嗯。”陈士章一边呻吟着，一边摇晃着，“袁团长勇气可嘉，不过，打仗不能逞血气之勇，还得好好谋划。好吧，既然奋勇请缨，我就把此事交给你吧。”他用拳击着桌子，“诸位，我们一定要把新四军消灭在黄金山地区。”

“是！”众敌齐齐站立。

5月20日，十六旅四十六团一营二连战士在溧阳后周小石桥村进行军事操练。

一卖货的小贩一手摆着拨浪鼓一边叫着：“卖糖喽，卖糖喽，卖糕点喽……”双眼却不时瞟着谷场上操练的新四军。

小贩迎面碰上一小孩。

“小孩，买不买糖？”

“我没钱。”

“没钱不要紧，我给你先吃一粒，来，伯伯给你吃糖。”

小孩接过糖，放进嘴里。

“好吃吗？”

“好吃，可我没钱。”

“没钱不要紧，只要你喜欢吃，伯伯可以送给你吃。”小贩一边说着，一边用眼扫视着谷场上操练的新四军。

新四军战士步伐整齐，认真操练，不时传来声声呐喊。

操练间隙，一营二连连长何永棉听到有货郎叫卖声，使奔了出来。

“老乡，买包烟。”何连长一看，见对方细皮嫩肉，不像走门串户跑江湖的人，再看他的眼光时不时地瞄向谷场中的新四军，便起了疑心。

“老乡，你是哪里人啊？”何连长盘问起来。

“我……溧阳人，溧阳人。”小贩说话吞吞吐吐，眼中露出彷徨之色。

“溧阳什么地方的？”

“嗯……南面的，南面的。”

“什么村，什么庄？”

“就……是……是溧阳城里的。”小贩头上冒出了汗。

“好吧，请姜指导员来一下。”何永棉朝一小战士叫道。

姜指导员即姜恩义，溧阳大溪藤村人，1938年日军占领溧阳以后，他和孪生兄弟率领本村及邻村抗日自卫团民众多次抗击凶恶的日军，一日，日军从南渡小金山下乡骚扰，姜恩义兄弟率众抗击，日军见民众甚多，边打边撤，民众奋然追击，追击时，其孪生哥哥为敌所害。其发志报仇，1939年初，经周城地下交通员“丁长腿”介绍，到溧水白马桥参加了新四军，成为二支队四团的战士，因作战勇敢，很快由普通战士上升为一营二连指导员，他随罗、廖东征西讨，屡立战功。1941年5月，随罗、廖从太滬地区返回家乡，现听小战士说连长急请，便匆匆赶来。

姜恩义一到，何永棉迎了上来，“指导员，这儿来了一个挑货郎担的，形迹可疑，他说他是溧阳人，听口音有点像，只等你来鉴别了。”他在姜恩义的耳朵旁轻轻地讲道。

姜恩义点了点头，“好，如果是狐狸，这儿可有好猎手。”

挑货郎担的被战士们推到了姜恩义面前，一见姜恩义神色紧张起来。

“你从哪里来的？”姜恩义用极其威严的眼光盯视着他，他头上长着一头黄发，威猛犹如雄狮一般，他先用半生不熟的江北话问他。

小贩一惊，回答时口音突变，有些慌乱，旋即镇定下来，继续用溧阳话回答道：“是溧阳城的。”

“是溧阳本地人吗？”何永棉用冷峻的语调问道。

“对……对对，祖祖辈辈生活在溧阳，全家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现在兵荒马乱，城里生意不好做，到乡下来玩玩，长官，我可以走了吗？”小贩点头哈腰，语调十分急促，但并不顺畅。

姜恩义哈哈一阵大笑，小贩几句话一出口就露出了马脚，溧阳话并不纯正，虽

然一般人听不出来，但怎瞒得了姜恩义，尤其溧阳人从不叫“玩玩”，只讲遣遣。他用地道的溧阳方言对小贩喝道：“你到底是哪里人？这些糖各卖多少钱？”

小贩一听，眼神散乱起来，因为他听到了地道的溧阳话，一惊慌，他的语言本色便显露了，原先的也有几分相像的溧阳话，犹如风化的石片纷纷剥落下来，霎那间一句话也说不上来了，他用本色的河南话结结巴巴地应付着，至于那些麦芽糖的价格，没有一样说得清楚。

姜恩义一把揪住小贩的衣领，喝问道：“既为挑货郎担的，怎么连价都报不清，现为溧阳人，溧阳话怎么说成四不像。”他大喊一声，“你是什么人？到底干什么的？”

何永棉一步上前：“你是奸细，走！到团部去。”

“不不不，我不是。”小贩满脸恐慌之色，头上直冒冷汗。

到了四十六团团部，小贩一见团部锄奸股股长赖峰，便瘫倒在地，赖峰锄奸名震四方。

.....

何永棉、姜恩义向钟国楚汇报工作。

“啊，是奸细！”钟国楚听完何、姜两人的汇报大吃一惊。

“对。我们刚刚进行了审问，他是陈士章派来的四十师搜索连的班长，刺探情报的。”

“好，我得赶快向谭师长、罗司令汇报。”钟国楚急忙起身大步向旅部戴巷进发。

戴巷村一古老的祠堂现辟为小学，其中厅灯火明亮，谭震林、罗忠毅、邓仲铭众将士汇集一起开着连以上的干部会议。

谭震林一脸的严肃之色，“同志们，今天我们接连抓到几个扮成货郎担的小贩，行脚中医的国民党探子，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短期内企图进攻我们，他们猖狂得很。”

“对，敌人总以为地盘是他们的。”邓仲铭愤愤地说。

罗忠毅沉吟道，“看来这仗非打不可了。皖南事变后，他们总以为我们的军事实力远不如他们，在苏南任意逮捕枪杀我地方工作人员，现在又不断派来密探，看来他们已做好了准备了。我们必须迅速作出对策！”

“对，我看这一仗免不了，这个地方我们不能丢，如果丢掉这个地方，我们就很难再次打开茅山地区的抗日局面。”钟国楚说道。

“他们想打，我们奉陪。我们还要打到山里去，活捉顾祝同。”谭震林怒吼道，“我们要打，而且一定要打赢，至于具体设想，我们先听听罗参谋长的意见。”